

壞孩子

A. P. 契訶夫作
和別的小說八篇



魯迅譯

女藝連叢之三 ● 聯華書局發行

1 9 3 6

安 敦 · 契 訶 夫：

壞 孩 子

和 別 的 奇 聞

文 藝 連 叢 之 一



A. P. CHEKHOV
一八八二年在莫斯科攝

前 記

司基塔列慈 (Skitalez) 的“契訶夫記念”裏，記着他的談話——

“必須要多寫！你起始唱的夜鶯歌，如果寫了一本書，就停止住，豈非成了烏鴉叫！就依我自己說：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，人家決不把我當作家！契紅德！一本小笑話集！人家以為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面。嚴肅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，因為我祇會笑。如今的時代怎麼可以笑呢？”（耿濟之譯，“譯文”二卷五期。）

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，他死了。他在臨死這一年，自說的不滿於自己的作品，指為“小笑話”的時代，是一八八〇年，他二十歲的時候起，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。在這之間，他不但用“契紅德” (Antosha Chekhonte) 的筆名，還用種種另外的筆名，在各種刊物上，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，小品，速寫，雜文，法院通信之類。一八八六年，才在彼得堡的大報“新時代”上投稿；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為這時候，契訶夫才開始認真的創作，作品漸有特色，增多人生的要素，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。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，是相合的。

這裏的八個短篇，出於德文譯本，却正是全屬於“契紅德”時代之作，大約譯者的本意，是並不在嚴肅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，却在輔助瑪修丁（V. N. Massiutin）的木刻插畫的。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，十月革命後，還在本國爲勃洛克（A. Block）刻“十二個”的插畫，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，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。我的翻譯，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爲多，並不著重於小說。

這些短篇，雖作者自以爲“小笑話”，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“趣聞”，却又截然兩樣的。牠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。一讀自然往往會笑，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，——就是問題。生瘤的化裝，蹺腳的跳舞，那模樣不免使人笑，而笑時也知道：這可笑是因爲他有病。這病能醫不能醫。這八篇裏面，我以爲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。但作者自己却將這些指爲“小笑話”，我想，這也許是因爲他謙虛，或者後來更加深廣，更加嚴肅了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

譯 者

目 次

壞孩子.....	3
難解的性格.....	7
假病人.....	11
簿記課副手日記抄.....	17
那是她.....	21
波斯勳章.....	29
暴躁人.....	35
陰謀.....	49
譯者後記.....	55

壞 孩 子

和 別 的 奇 聞

原
书
空
白
页

壞 孩 子

伊凡·伊凡諾維支·拉普庚是一個風采可觀的青年，安娜·綏米諾夫娜·山勃列支凱耶是一個尖鼻子的少女，走下峻急的河岸來，坐在長椅上面了。長椅擺在水邊，在茂密的新柳叢子裏。這是一個好地方。如果坐在那里罷，就躲開了全世界，看見的只有魚兒和在水面上飛跑的水蜘蛛了。這青年們是用釣竿，網兜，蚯蚓罐子以及別的捕魚傢伙武裝起來了的。他們一坐下，立刻來釣魚。

“我很高興，我們到底只有兩個人了，”拉普庚開口說，望着四近。“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講呢，安娜·綏米諾夫娜…… 很多…… 當我第一次看見您的時候…… 魚在喫您的了…… 我才明白自己是爲什麼活着的，我才明白應當供獻我誠實的勤勞生活的神像是在那里了…… 好一條大魚…… 在喫哩…… 我一看見您，這才識得了愛，我愛得你要命！且不要拉起來…… 等牠再喫一點…… 請您告訴我，我的寶貝，我對您起誓：我希望能是彼此之愛——不的，不是彼此之愛，我不配，我想也不敢想，——倒是…… 您拉呀！”

安娜·綏米諾夫娜把那拿着釣竿的手，趕緊一揚，叫起來了。空中閃着一條銀綠色的小魚。

“我的天，一條鱸魚！阿呀，阿呀……快點！脫出了！”

鱸魚脫出了釣鉤，在草上向着牠故鄉的元素那里一跳……撲通——已經在水裏了！

追去捉魚的拉普庚，却替代了魚，錯捉了安娜·綏米諾夫娜的手，又錯放在他的嘴唇上……她想縮回那手去，然而已經來不及了：他們的嘴唇又不知怎麼一來，接了一個吻。這全是自然而然的。接吻又接連的來了第二個，於是立誓，盟心……幸福的一瞬息！在這人間世，絕對的幸福是沒有的。幸福大抵在本身裏就有毒，或者給外來的什麼來毒一下。這一回也如此。當這兩個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時候，突然起了笑聲。他們向水裏一望，僵了：河裏站着一個水齊着腰的赤條條的孩子。這是中學生珂略，安娜·綏米諾夫娜的弟弟。他站在水裏面，望着他們倆，陰險的微笑着。

“噯哈……你們親嘴。”他說。“好！我告訴媽媽去”。

“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……”拉普庚紅着臉，吃吃的說。“偷看是下流的，告發可是卑劣，討厭，胡鬧的……我看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……”

“您給我一個盧布，我就不說了！”那正人君子回答道。“要是，不，我去說出來”。

拉普庚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盧布來，給了珂略。他把盧布捏在稀溼的拳頭裏，吹一聲口哨，浮開去了。但年青的他們倆，從此也不再

接吻了。

後來拉普庚又從街上給珂略帶了一副顏料和一個皮球來，他的姊姊也獻出了她所有的丸藥的空盒。而且還得送他雕着狗頭的硬袖的釦子。這是很討壞孩子喜歡的，因為想說得更多，他就開始監視了。只要拉普庚和安娜·綏米諾夫娜到什麼地方去，他總是到處跟蹤着他們。他沒有一刻放他們只有他們倆。

“流氓，”拉普庚咬着牙齒，說。“這麼小，已是一個大流氓！他將來還會怎樣呢？！”

整一個七月，珂略不給這可憐的情人們得到一點安靜。他用告發來恐嚇，監視，並且索詐東西；他永是不滿意，終於說出要錢的話來了。於是只好約給他一個錢。

有一回，正在用午餐，剛剛是喫蛋片的時候，他忽然笑了起來，用一隻眼睛使着眼色，問拉普庚道：“我說罷？怎麼樣？”

拉普庚滿臉通紅，錯作蛋片，咬了飯巾了。安娜·綏米諾夫娜跳起來，跑進隔壁的屋子去。

年青的他們倆停在這樣的境遇上，一直到八月底，就是拉普庚終於向安娜·綏米諾夫娜求婚了的日子。這是怎樣的一個幸福的日子呵！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說明了一切，得到許可之後，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園裏去尋珂略。他一尋到他，就高興得流下眼淚來，一面拉住了這壞孩子的耳朵。也在找尋珂略的安娜·綏米諾夫娜，恰恰也

跑到了，便拉住了他的那一隻耳朵。大家必須看着的，是兩個愛人的臉上，顯出怎樣的狂喜來，當珂略哭着討饒的時候。

“我的乖乖，我的好人，我再也不敢了！阿唷，阿唷，饒我！”

兩個人後來說，他們倆祕密的相愛了這麼久，能像在扯住這壞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，所感到的那樣的幸福，那樣的透不過氣來的大歡喜，是從來沒有的。

（一八八三年作）

難 解 的 性 格

頭等車的一個房間裏。

纏着紫紅色天鵝絨的長椅上，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。

值錢的綴有鬚頭的扇子，在她痙攣地捏緊了的手裏格格的響；眼鏡時時從她那美麗的鼻子上滑下來；胸前的別針，忽高忽低，好像一隻小船的在波浪裏。她很興奮…… 她對面坐着一位省長的特委官，是年青的新作家，在省署時報上發表他描寫上流社會的短篇小說的…… 他顯着專門家似的臉相，目不轉睛的在看她。他在觀察，他在研究，他在揣測這出軌的，難解的性格，他已經幾乎有了把握…… 她的精神，她的一切心理，他完全明白了。

“阿，我懂得您的！”那特委官在她手鐲近旁的手上接着吻，說。
“您那敏感的，靈敏的精神，在尋一條走出迷宮的去路呀…… 一定是的！這是一場厲害的，嚇人的鬭爭，但是…… 您不要怕！您要勝利的！那一定！”

“請您寫出我來罷，涅勒兌瑪爾！”那位太太悲哀的微笑着說道。
“我的生活是很充實，很有變化，很多色彩的…… 但那要點，是在我的不幸！我是一個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殉難者…… 請您給世界

看看我的心，涅勒兌瑪爾，請您給他們看看這可憐的心！您是心理學家。我們坐在這房間裏談不到一點鐘，可是您已經完全懂得我了！”

“您講罷。我懇求您，請您講出來罷！”

“您聽罷。我是生在一家貧窮的仕宦之家的。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，也聰明，但是……時代和環境的精神……vous comprenez（您明白的），我並不想責備我那可憐的父親。他喝酒，打牌……收賄賂……還有母親……我有什麼可說呢！那辛苦，那爲了一片麵包的掙扎，那自卑自賤的想頭……唉唉，您不要逼我從新記牠出來了。我只好親自來開拓我自己的路……那嚇人的學校教育，無聊小說的灌輸，年青的過失，羞怯的初戀……還有和環境的戰鬥呢？是可怕的呀！還有疑惑呢？還有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於人生和自己的不信的苦痛呢？……唉唉！……您是作家，懂得我們女人的。您都知道……我的不幸，是天生了的呀……我等候着幸福，這是怎樣的幸福呢？我急於要成一個人！是的！要成爲一個人，我覺得我的幸福就在這裏面！”

“您可真的了不得！”作家在手鐲近旁吻着她的手，低聲說。“我並不是在吻您，您這出奇的人物，我是在吻人類的苦惱！您記得拉斯可里涅可夫（¹）麼？他是這樣地接吻的。”

註一：Raskolnikov，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小說“罪與罰”裏的男主角——譯者。

“阿，渥勒兌瑪爾！我極要榮譽，……要名聲，要光彩，恰如那些——我何必謙虛呢？——那些有着不很平常的性格的人們一樣。我要不平常……簡直不是女性的。於是……於是……在我的路上，我遇到了一個有錢的老將軍……您知道罷，渥勒兌瑪爾！這其實是自己犧牲，自己否定呀，您要知道！我再沒有別的法子了。我接濟了我的親屬，我也旅行，也做慈善事業……但是，這將軍的擁抱，在我覺得怎樣的難堪和卑汙呵，雖然別一面，他在戰爭上曾經顯過很大的勇敢，也只好任他去。有時候……那是可怕的時候呀！然而安慰我的是這一種思想，這老頭子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便會死掉的，那麼，我就可以照我的願望過活了，將自己給了相愛的人，並且得到幸福……我可是有着這麼的一個的人，渥勒兌瑪爾！上帝知道，我有着這麼一個的！”

那位太太使勁的揮扇，她臉上顯出一種要哭的表情。

“現在是這老頭子死掉了……他留給我一點財產，我像鳥兒一樣的自由。現在我可以幸福了……不是麼，渥勒兌瑪爾？幸福在敲我的窗門了。我只要放牠進來就是，然而……不成的！渥勒兌瑪爾，您聽哪，我對您起誓！現在我可以把自己給那愛人，做他的朋友，他的幫手，他的理想的承受者，得到幸福……安靜下來了……然而這世界上的一切，却多麼大概是討厭，而且庸俗的呵！什麼都這樣的卑劣，渥勒兌瑪爾！我不幸呵，不幸呵，不幸呵！我的路上，

現出障礙來了！ 我又覺得我的幸福遠去了，唉，遠得很！ 唉唉，這苦楚，如果您一知道，怎樣的苦楚呵！”

“但這是什麼呢？ 怎樣的一種障礙呢？ 我懇求您，告訴我罷！ 那是什麼呀？”

“別一個有錢的老人……”

破扇子遮掩了漂亮的臉。 作家把他那深思的頭支在手上，歎一口氣，顯出專門家和心理學家的臉相，思索了起來。 車頭叫着汽笛，噴着蒸氣，窗幔在落照裏映得通紅。

（一八八三年作）

假 病 人

將軍夫人瑪爾法·彼得羅夫娜·貝綱基娜，或者如農人們的叫法，所謂貝綱金家的，十年以來，行着類似療法⁽¹⁾的醫道，五月裏的一個星期二，她在自己的屋子裏診察着病人。她面前的桌子上，擺着一個類似療法的藥箱，一本類似療法的便覽，還有一個類似療法藥的算盤。掛在壁上的是嵌在金邊鏡框裏的一封信，那是一位彼得堡的同類療法家，據瑪爾法·彼得羅夫娜說，很有名，而且簡直是偉大的人物手筆；還有一幅神甫亞理斯泰爾夫的像，那是將軍夫人的恩人，否定了有害的對症療法，教給她認識了真理的。客廳裏等候着病人們，大半是農人。他們除兩三個人之外，都赤着腳，這是因為將軍夫人吩咐過，他們該在外面脫掉那惡臭的長靴。

瑪爾法·彼得羅夫娜已經看過十個病人了，於是就叫十一號：“格夫里拉·克魯慈提！”

註一：Homoeopathie，日本又譯“同類療法”，是用相類似的毒，來治這病的醫法，意義大致和中國的“以毒攻毒”相同。現行的對於許多細菌病的血清注射，其實也還是這療法，不過這名稱却久不使用了——譯者。